

後漢書

列傳

廿二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

為章句說文曰詁訓有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

後漢書

廿三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補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

為章句說文曰詁訓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

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

優也倡然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音抵擊也哀平闕位不過郎傅皇后父

孔鄉侯晏深善於譚哀帝是時高安侯董

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

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適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

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

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

人嫖音事覺廢居長門而陳后終廢子夫竟

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

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

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入夫士以才

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

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

以右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

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

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入白

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

傳氏罪適遂逮后弟侍中喜喜非皇后弟當

是嘉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蹙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

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
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
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
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
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
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
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
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河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

為長沙太傅晁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
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
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
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
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
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
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
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
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

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鮮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入二業，銅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保役，可保信也。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農錢輸息利。

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是以

眾入募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滛耳。

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

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

雜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嫖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

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

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

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

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今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別一其法度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法方猶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

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

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

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誑

誤人主豈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我記

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

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
納讖說文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
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
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
記曰無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
雷同貴介胄之臣介甲也胄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
入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
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

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
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
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先

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

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
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
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養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帝謂譚曰吾
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

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
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
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
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
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不輔四言體五
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
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
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
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
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

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
未畢但有發首
章一所著賦誅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
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
上黨潞人曾祖
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特為大鴻臚野王字君
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關內
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
喪父早卒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
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

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恭遣更始將軍廉丹
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恭追詔
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
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
衍聞頌而成者道之所大也大也逆而功者權之
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是故
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
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

晉戰于鞏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
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在衛車韓厥將及齊侯
刃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盃父於
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
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
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
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其知權柰
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
也惟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危於
殺人以自生士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也詭違故易曰窮

則變○劉放曰案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若夫知其不可而

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

於時負猶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術聞之得

時無怠怠懈也言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

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

滅韓良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

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

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黃青名高乎泰山孟黃身青

士也前書音義曰孟黃生按將軍之先爲漢

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軍之先爲漢

信臣廉襲襲武人宜帝時新室之興英俊不

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

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

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

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

之方今爲將軍討莫若屯據六郡鎮撫吏士

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

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

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
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
也如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
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
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哲明
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
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
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

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襲

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

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

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

行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行西昌縣東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

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宜之子行因以計

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

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備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今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天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又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

涓州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也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位貶西夷夷太守王為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也禍拏未解兵連不息率謂相刑法彌深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為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賦歛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

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
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
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
通古字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
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
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
眾將散亂之兵嘔血昆陽○劉放曰寒嘔血
是盟時嘔血此當
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
軍莽末下河兵鄧華王匡攻武關莽乃將
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

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雷震四海席卷天
下席卷言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基之開海
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
復存炎精更耀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一二
句司馬

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
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殺入父子妻
入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

後漢書卷之六

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寃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

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

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廷頸企

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徒約束修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

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

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蝥賊。蝥賊食禾稼蟲名。喻姦盜。侵漁也。蝥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

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

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

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逼彊胡。并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

穀獨熟入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
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
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
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
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
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劉放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
則雖云云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
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士

地之饒觀其冰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
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
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
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
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
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金著兵書也省
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
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
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

素重術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術為立

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未得領狼孟長屯太原

狼孟縣各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

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

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

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

情將兵擊邑情悉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

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

游諫大夫何叔武即因遣使者招求術求術

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術與邑

任術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

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驪姬之難出奔狐偃勸

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成公姊為

夫人晉景公二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

朔殺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

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

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

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
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
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

公乃立趙武為卿而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背叛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蠶動社稷顛隕

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

王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

其一以為瑞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

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

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曾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

也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鮮

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晏子春秋

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

敢不盟者戰鉤其頸知承其心曰不與崔氏

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皆

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

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

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

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及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郟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杞田李

孫將以城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
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
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會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
柞乃遷於挑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
魯國下縣東南有挑虛葉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
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挑邑萊山故
似秉文又連挑後學者以挑棗易明挑萊難
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又作萊或故
作棗展轉乖
僻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
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
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

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

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
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

要利也牟夷魯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
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
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

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

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

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上不損

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
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
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
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
為奏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
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
之何如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蚕食
韓氏地中絕不今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
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
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
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昔晏平仲納延
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
札所封故以號焉左
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
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

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
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
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
晏子無罪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
惡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上諸侯之會
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
適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卒也至襄十四年孫
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以為伯玉
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以為伯玉
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
焉而不顧也言不過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
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

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入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

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謂三輔謂隴

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

帶地，不足以比。言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之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

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

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

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

馬，抑其利必心。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

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

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反謂負也蓋仲

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君長

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據位兩州加以一群行集鮑永行將軍事安

太原李仲房而河東畔國兵不入聞更始

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也彘上黨見圍不

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

今并州大谷縣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

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

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眦存

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廢子頑

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

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

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

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

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

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事敗身

危要思邑言行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

訛偽也

未術信之故屯兵界休

界休縣屬太原原郡今汾州

縣

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

未遣

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

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安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列鄉縣

西涅音奴結反

舒家在上黨邑采繫之又書

勸永降永不答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激

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

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盟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

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

不

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

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

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院不能救河東畔不

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

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

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

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

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

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

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

患履深淵之薄冰之為噓涉千鈞之發機不

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發子都之業

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

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婁黨已收三族

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自是與邑

夷師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東觀

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後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記曰：馮翊蓮為人，其先齊諸田父豐為
年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
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求術審知更始已
已，帝怨術等不特至，求以立功得贖罪，遂任
用之。立功謂而術獨見黜，求謂術曰：昔高祖
賞李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
布以為郎中，丁固李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
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戾哉？丁
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遭明
主，亦何憂哉？術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

今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
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
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入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

了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
亡頃之帝以術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

彭城縣西也。劉放曰：案彭城不在定州，當作彭城也。誅斬劇賊郭勝

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郡。

以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
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
曰簡法令七日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
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
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今王護
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
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
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
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
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

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右

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
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
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慤慤
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
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
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
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
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
官屬衍不自量總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
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
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唯侯尋為
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
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

自詣獄有詔赦不問

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

素愚駑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壘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復與親故通

列傳第十八上

王

師道

校正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馮衍傳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

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

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羨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以文帝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

德則為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

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

節赦尚復以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

為雲中守也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

於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

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

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

西膠西王素聞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

仲舒亦善待之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

青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

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此忠臣之常所為

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流涕也臣術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

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

欲免讒由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術之先祖以

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術之祖馮參忠正不

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母傳太后陷

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術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

行求時之利回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

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

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之欲遺其財為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

處二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故術引以為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

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

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

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

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

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壅畝之臣

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

以前適不用術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老乎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

失矣貴亦未得言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

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翔誠乎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

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

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

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

之義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略

抄小之禮蕩佚入閒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

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儻之策時莫能聽

用其謀顧猶及也儻卓異貌也喟然長嘆自傷不遭遭

也又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抑

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

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

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

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

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

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

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

其道也慮時務不者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

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灾有喪元

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

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衛之曾祖故言先將

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五里哀帝

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於是

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

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載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

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

謂韓趙西顧鄠部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鄠部

魏也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

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

言周秦之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瑩焉

衍墓在今新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

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反

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

養也反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為甚也每念

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

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

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哀歲暮悼無成功將西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

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

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持雨師

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

浮丘公接以上嵩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

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

之外乃有八紘也舟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矣觀

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

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地理

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

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尚早故以

發軔新豐兮裴回鎬

京軔止車木也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

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

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好惡不同是詞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

言無志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

操也

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

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

乃作賦自厲命

正也詩曰

春為發生卉草也楚

尚早故以

君子舉事

以

前書音義曰飛廉

文如豹文

悲時

所以

詞

以

耿介而慕古今豈時人之所慕

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

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

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

樂耽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

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

於無形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冥兮冥其中

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

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

名利孰能觀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

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

離遭也尤過也

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

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術內自省察

不慙於古人遂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

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

傷已不逢

堯舜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

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

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

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

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峻而臨嶽。嶽一名差峩。在今三原縣。顧鴻門而歎。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今齋此恨而入冥。可悔雖九死而不眠。今恐余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今氣滂渤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

今意沉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筋躬自勅。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沉。氣憤心結也。瞰太行之嵯峨。今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今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十里。覽見舊都者也。差峩。高大貌。崢嶸。深邃貌。歲忽忽而日邁。今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今赴原野而窮處。楚詞曰。日

冉冉其將至。功業無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昔伊尹之壬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僕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

子曰。綈騏驥而求千里。術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卑衛賜之臯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也。卑賤也。阜積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

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
濟水宜麥河水調且菽洛水輕利宜禾
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
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
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
與麥二七一十四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
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
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周書曰神農之時大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
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白穀草木
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
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
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
陽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
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
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陟隴山

以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與兮

情惆悵而增傷喻猶遙也古字通八覽河華

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

盪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

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
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
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流山岳而周覽兮

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其年游淮濟而

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
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

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
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

也類也。瞻燕齊之舊居，今歷宋楚之名都。哀群

后不之祀，今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今荆州後都郢在今荆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

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

幅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鬱結也。紛紜猶替亂也。幅音普遍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

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

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

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

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

命也。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惓惓而洞疑。高陽

顙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楚詞云：心惓惓而懷惑。廣蒼云：惓惓，禍福未定也。惓音宅，乎反。惓音宅，紺反。本或作侘，惓音宅，加反。惓音丑，制反。未定也。高

陽帝顙項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陽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

知事以有其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訊，夏

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

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

後漢書卷八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鄂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思唐虞之

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稷名乘爲堯右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背三后之純粹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

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刑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也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鄴洲功與日月齊光殷者也鄴文王所都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

兮名與三主爭流詔召也唐湯都在京兆杜

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

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漸染之

易性揚朱悲美關睢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

造作之弗思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譎功韓詩章

句曰詩人言睢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

淵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

宮此而御見去留自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

人見其萌故詠關睢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

曰摅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忿戰國之講

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

武於澳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

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

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澳梁戊寅大夫

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

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

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特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

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澳水名在河內軹縣

東南至温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澳梁音古

覓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

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特賢

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

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

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魏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魏師
還遂襲誅犁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嬖
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犁鋤齊大夫介
庸聞也韓
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
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
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
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
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
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
曰他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
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
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
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愬猶諧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
夫也名側案嬖字呂悅音仕眷反勉也東觀
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
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
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
反華兀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
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
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
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
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
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
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師之唯能用管夷吾
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就
夷儀而爵賞也○劉放曰注云倉曰君何為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
案全文何當作所

伐之萌生沉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浸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
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
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
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
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
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
斬首虜四十五萬長
平地名在今澤州也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
橫之敗俗流蘓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蘓秦洛
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
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割白馬而盟
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關
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
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

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義亦通劉
攽曰注云關西六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
六國不合望上文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
衍出關西二字

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言類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
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
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
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
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
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
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

卑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
今禍寢滂而弘大
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

後漢書卷之十五

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
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
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援前聖以制
且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中兮矯二主之驕奢女齊於絳膏兮饗椒

舉於章華援引也矯正也饗餉也女齊晉大

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
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
者其父治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
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
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
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羨乎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羨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為羨先君莊王為鄢居之臺高不
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

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搗
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

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褻宋襄於泓

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搗布也眇微也公羊傳

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畢濟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危人於險

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

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

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札以為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具王壽夢之少子
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
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撫仁智之英華兮
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

營立

據拾也鄭橋鄭大夫公孫橋也溱洧鄭

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立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

感夫何九列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曠

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之未遠駟素蚪而

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

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

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蠅兮六素蚪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

殷湯伐桀因光而諫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

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

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款子高於中野兮

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

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

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

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予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予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

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意斟慤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

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

今秣吾馬於穎澗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

乎故字斟懋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

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

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

申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穎水負柰亭

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

食馬以粟字林曰澗水涯也懋音市林反或

作堪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

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邃也維綱猶宗指

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

火土施之於人則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

為仁義禮智信也

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

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

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

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

為龜蛇豢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

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

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術既反故

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

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為其威陵也前書

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

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

及術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

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

何草也范改奇

慕前修之夸節兮矐往昔之

為秀恐失之矣

後漢書卷之八

光勲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

修猶前賢也。夸大也。楚詞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者光勲謂術之先人。

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巳今繼往。

賢之高節所以光耀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

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楚漢春秋曰：四人冠章冠佩銀環衣服甚詳。

故言麗服也。楚詞曰：畦留夷與揭車。維杜衡

與芬芷。屈原皆前身有令德。故欲揚其靈

也。芬高吾冠之岌岌乎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

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也。岌岌高貌。洋洋美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

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

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

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

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

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

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

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

明洞徹服一株年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

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

月光照同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

五名白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捷六

根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

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籬宇延除皆

道。依仁履義猶屈原處江籬與薛芷。細秋蘭

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

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

為籬。此為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

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持何擇非德。德枳維人

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

枳維士。士枳維小。小枳維人。人枳維

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

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

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人。人枳維

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
 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
 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
 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
 符離一名葍杜衡其出若葵其臭如薜蘿術
 路也○劉攽曰案文方摠其賦自當列叙
 其文云自此以下詒離室廷
 術後人不曉誤作字除非

兮搆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
 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
 惜身之埶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薜蘿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芍藥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懽懽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昭曜巨野

又曰郁郁菲菲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埶軻而留滯王逸曰埶軻不遇也術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游精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羨音協韻媚

神於太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

音五 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

之狀也索求也詩日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

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

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

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

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

髮鬢蓋隱約而得道兮

荒窮悟而入術離塵

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鯁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以境內累也莊子持

顯宗即位又多短術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儼猶卓異

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急悍

也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塹堞於時

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哀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七有身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其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讓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妒嫉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策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派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念令人不顧禍入門著淋繼嗣不育紡績織維子無女工無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思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

家

形骸不蕩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重腐腸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効詞語百車劔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愔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自賤之日養癰成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

後漢書

卷之

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然有大志不戚

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

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

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

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

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貧而不

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

也頓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

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

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

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

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宜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

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

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

豈中心之好哉觀其長好儒學以詩春秋

教麗山下麗音力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舉孝廉拜

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
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
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
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
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
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
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所

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

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驪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

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
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

來情嗚呼。
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

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彼豈彌阻難於將來。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特同。

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
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
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
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
告王者欲今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佳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
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
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
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乘建進善之旌縣敢
諫之鼓淮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鞞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導寡人

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
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鞞帝王紀曰堯
置敢諫之鼓關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
注尚書曰開關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
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
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
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
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
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
攸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案文少

召公為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
保四字始免強繼繼始免繼繼繼前書音義曰繼落也繼
被也繼或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
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
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
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
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

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
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

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

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

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

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損損也東觀記曰昔

周公諫防禍者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

親以義割恩使已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

尊寵不加其後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
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

中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

薨後其子南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

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

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

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歎曰夫子復問曰夫子何為歎

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勢滿必傾小如止也蓋功冠天下

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終

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

貪夫侵其財百姓因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

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典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

憚於危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

亡也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

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

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

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

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

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

之德昭然覽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差

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

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

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

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恭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恭篡位剛遂避地

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

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

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

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

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

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也熾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
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
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列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桃二人
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
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俟死之後骸骨
莫救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
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
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
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
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
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
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又疑如是卒

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
畏附蜀何

利而又
疑不決

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

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

愚老之言鄙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

徵剛剛將歸與詔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

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

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

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入者昌逆

入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

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廟殿下屋也廟

先誅於廟之所也勳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

日睦睦之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

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

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

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

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

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

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

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今小人受塗地之

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

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衆賢

破膽可不慎或躡不納剛到拜待御史遷尚

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

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

止軻謂以頭止車輪也王巡時內外群官多

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

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每

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潞州縣也。

父宣

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已者。

故殺

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

尚書於休

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吐狗而生。見前書。

永即去之。

去音立。呂反。

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

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

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

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

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

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

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壽以黃土。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能立節。而

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

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求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求乃拔佩刀
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韋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
下捕矯稱者求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
兵安集河東并列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
法求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
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求雖為將率而車服
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求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橫

尚書兵馬俗李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

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人

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求詣行在所求疑不從乃收

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放

日注文傳合案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

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

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

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求問曰卿眾所在求

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

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求曰我攻懷三日而

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

警之十一即拜求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

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求說下懷上大

求對賜求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

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求為魯郡

太守求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

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

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從講

堂至于里門求異之謂府丞及魯今日方今

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

助吾誅無道邪乃會入衆修鄉射之禮請豐

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求乃

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求覺之手格殺豐

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列

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求以吏人瘼傷之後乃

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馭人也說苑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者非千里之馭也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
尊戚貴重求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
將來歎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
道迫良怒召門候奉尊叩頭馬前未劾奏良
日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歎喪
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
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
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察良諸侯藩臣蒙
恩入侍知尊帝成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
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

不敬也○劉放曰注五官將軍案五
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 由是朝

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
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
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
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
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
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菽諫冢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

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末固請之不得以此

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

郡守多下獄末至城臯詔書迎拜為兗列牧

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末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

近臣其以末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末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

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

雖誠而聞之未譬譬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

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誠剛直則難進也

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也方直君子之槩

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

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末子有智

略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

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

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

記曰：此陽人趙堅，故人繫獄，其父母詣，里會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湯泣求哀，里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里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里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姓，凡制書皆壘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里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

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

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里乃上作

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備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

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

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劉放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字。

名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里問

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

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功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柯

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

謀反連坐者在汝南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

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二名之在冤者過半又諸徒

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嗥王政為虧

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

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列

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難知是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月八卷以齊

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

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

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

父時郡學又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壘備

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

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

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

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

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

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鄧暉傳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亮姑氏封於燕河

東有鄧都汝南有鄧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

二失母居喪適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

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明天文曆公羊於睦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友

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

日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演孔圖曰卯金刀名

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

歸有德如有頌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

大夫逮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逮姓並名也風俗

通曰逮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逮音錄暉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

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切

全人鬻自術賣也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

湯乃任以國政也暉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

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

為吏暉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

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悅首裏足而去耳驥自

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蹶盤裂衣裳裹足鵠立秦

庭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

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

也斗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

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

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象品者也○

劉放日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顯表紀世圖錄豫

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

為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

感精符云墨孔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

生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

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

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禍為福上

垂戒謂鎮歲災感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末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

也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

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且堯

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

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恭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憚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督憚令自告在病恍惚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求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

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鮮見武主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中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故能獲天地之應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刻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

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劉放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察文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

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

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刃

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

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

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

應之。遲。縣今不欲其自首，請惲曰：為友報讎

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

臣節也趨出就獄今跌而追惲不及遂自至
獄今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
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
久之太守歐陽歛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
禮訖歛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
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
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
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

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

為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觥音古橫反

以君之罪告謝於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負

言姓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

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搆姦罔上害入所在荒亂怨

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

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不

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

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

堯四罪咸服

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

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惓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惓自

甚佞之人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

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罪莫重焉請收

惓廷以明好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

讒而罷惓歸府稱病廷亦自退鄭敬素與惓厚見其言忤歎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廷君

猶不納廷今雖去其勢必還

言歎後必召廷也直心

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

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惓曰孟軻以彊其君之

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

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挾

技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疆
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
慝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不聽 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廷退而憚又
疆之矣障君於朝以牛酒賞繇延而憚障蔽
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
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
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志在從政既
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入也烏

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

走

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

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許由則

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

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

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

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

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

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

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

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

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僚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

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

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執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

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憚遂客居

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

也。頭門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

從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

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

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

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

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尉，琅邪郡後令憚授皇大

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憚乃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死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
曰憚善怒已量至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
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
安憚乃說太子曰又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
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
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

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

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

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芒州永城縣

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推効故左遷也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

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憚稱仲建憚怒以呵杖鐵杖椎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憚故

坐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

列刺史特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
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
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
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
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
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
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勸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

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躬
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
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
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
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
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
辭昔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䟽理之曰臣聞聖王關四

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

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

命太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爭臣七人以自

鑒照孔子曰天子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

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

射邳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

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由遂繫獄考劾大不敬

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

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

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

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

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而亡請買公

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

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

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

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以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樞云道

德此備謂之塞寬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

容覆載謂之晏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

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劉敞曰按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

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

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暉上書有

道雖直無道不愚

申屠剛鮑永郅暉列傳第十九

張鼎王鰲校正

寬且其目如朱一校

